

这么多年来，你有仇人可寻，你有生计可谋，而我，只有相思。❖

I LOVE YOU
FOREVER

终身大事

柠檬羽嫣

♥
著

终身
大事
♥

柠檬羽嫣 年度缱绻
缠绵之作

特别收入
温暖系番外两则

NINGMENG
YUYAN



ZHONGSHEN
DASHI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一次看似偶然的相逢，却是处心积虑的设计？
一颗真心的交付，却是利益交换的最佳筹码？

终身大事

柠檬羽嫣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身大事 / 柠檬羽嫣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09949-7

I. ①终… II. ①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8743 号

终身大事

ZHONGSHEN DASHI

柠檬羽嫣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 晶

责任校对: 刘 艳

装帧设计: 浪殿工作室·阿鬼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9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949-7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 目 录 ·

-
- 第一章 陆少城的心上人 / 001
 - 第二章 小镇医院的贷款 / 021
 - 第三章 因他失控的现场 / 039
 - 第四章 她叫苏终笙，是我的未婚妻 / 054
 - 第五章 名和人，我都要 / 068
 - 第六章 没有水晶鞋的灰姑娘 / 081
 - 第七章 久违 / 092
 - 第八章 就在这里等她归来 / 103
 - 第九章 对峙 / 118
 - 第十章 苏家的小姐 / 131
 - 第十一章 设计 / 142
 - 第十二章 成为他的眼睛 / 158
 - 第十三章 万幸 / 171

- 第十四章 谁在回忆，她人风景 / 182
- 第十五章 他在等的人 / 197
- 第十六章 不是眼盲，是心盲 / 213
- 第十七章 现在还想当好人？晚了！ / 231
- 第十八章 变心 / 244
- 第十九章 真相 / 263
- 第二十章 可是情话，总不成真 / 277
- 第二十一章 他不要了，我要 / 291
- 第二十二章 而我，只有相思 / 297
- 第二十三章 终身大事 / 307
- 第二十四章 如果 / 317
- 尾声 后来的一生 / 330
- 番外一 那些爱过的事 / 332
- 番外二 一见终身 / 340

第一章

陆少城的心上人

“咚咚咚——”

“进。”

得到许可，陈光推开自己上司办公室的大门，快步走进。

屋内的采光很好，坐北朝南的方向，以及大扇的落地窗让日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宽大的办公桌后，有一名男子端坐，不到三十的年纪，他的面孔线条分明，带着一种特别的沉稳，气质卓然，只是一副黑色的墨镜遮去了他的半张脸，与明亮的房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陈光将手中的报纸递给男子，开口恭敬地道：“陆总，您看这个。”

这是本市晚报的分版，头条上赫然写着：“全国最大私立医院圣索罗医院院长陆少城与乡镇小医生秘密订婚。”

不出意料，陈光果然看到陆少城的面色一点一点暗了下去。

“叮铃铃——”

电话响起，陆少城接过，也不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陈光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不认识她！”冷冷地撂下这样一句，陆少城就挂断了电话。

将报纸拿进来之前，陈光先看过一遍这上面的报道，有一个叫作苏终

笙的乡镇女医生声称自己是陆少城的未婚妻，并且有戒指为证。

陈光跟在陆少城身边多年，形形色色的人见过很多，想当陆少城未婚妻的人不少，但敢假冒陆少城未婚妻的，这是第一个！

陈光想着，不禁又看了一眼那女人的名字，苏终笙，名字文文静静，胆子却真是不小，他佩服她。

“陆总，我这就去找这个人还有这篇报道的记者让他澄清事实。”

陈光说着，却见陆少城的神情一凝，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张配图上，是一枚戒指的特写。

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银色的戒环，然而上面刻着的纹路却让陆少诚一怔。

他下意识地以拇指摩挲过自己无名指上的戒指，墨镜下原本似静水无波的眸中终于起了些许涟漪，“不用了，我要亲自去问这个女人。”

陆少城抬头看表，下午两点，时间正好。

陈光会意，赶忙去将窗帘都合上了，屋里很快暗了下来。

摘下墨镜，陆少城取出抽屉里的眼药水，仰头滴入眼睛，动作迅捷。

药水入眼，一片沙疼感，只是这么多年，陆少城早已习惯。

他的双眼曾经受过伤、失过明，情况最恶劣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希望渺茫，他暴躁过、放弃过，却有人用冰凉的指节抚过他的眼，清冷的嗓音里带着一种能够安抚人心的力量，她说：“阿城，你的眼生得这般好看，若是弃了，我舍不得。”

脑海中少女的声音犹在耳边，然而画面却是一片黑暗。

时至今日，他的眼睛终于能够视物，可她却不在来了。

陆少城闭上双眼，向后靠在椅背上，轻揉着额角，所有的情绪起伏都被他深深藏下。

屋里一时寂静，那边，陈光等了一会儿依然不见动静，只得谨慎地主动出声道：“陆总，您要什么时候去见这个乡镇医生？”

依旧是静默，就在陈光以为陆少城不会回答了的时候，他听到陆少城的声音：“现在。”

说走就走。

陈光摸不清陆少城的心思，却也只能让秘书将下午的会议统统都推了，将司机叫来，同陆少城一起去找那个乡镇医院。

一路七拐八拐，副驾驶位的陈光坐在车上已然分不清东西南北，好在司机和车载导航比他要靠谱，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栋小楼，挂的牌子写着“南榆镇医院”，大概是因为时间久了，上面字迹斑驳。

陈光看着这几个字，忽然想起，这里是他们原本想买下地皮盖医院分院的地方！

车停在了离小楼不远的地方，陆少城下车，陈光正要跟上却被制止：“你在这里等我。”

小楼只有两层，墙体上贴着已有裂痕的白砖，十分破旧，与陆少城所经营的医院有着天壤之别。

楼门口坐着一个守门人，正跷着腿看一份报纸，发觉有人来，头也没抬道：“医生在一层往右走到头那间屋子里。”

陆少城进了楼，楼道里很暗，头顶上的日光灯都成了摆设，他摘了墨镜，终于能够看清前路，来到走廊尽头，见房门虚掩，他轻敲了几下门。

“进。”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陆少城随后推开门走进，却在一瞬间僵直了身子，闭紧了双眼。

与楼道里不同，这房间因为窗户多，亮堂得很，他刚一进屋，迎面正对上照进来的阳光，眼睛一时刺痛。

有椅子被推动的声音响起，有人快步走到他的身前，随之而来的是消毒水的味道，与陆少城平日在自家医院里闻到的不尽相同，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

挪开他的手，苏终笙踮起脚尖，以拇指轻附于他的眼皮之上，不让他急于睁眼。

陆少城能感受到她指肚的温热，迟疑了一下，他并没有拍开她的手。

看他渐渐稳定下来，苏终笙这才小心地撑开他的眼皮查看情况。

“你以前眼睛受过伤吧？”

她这话虽然是问句，但语气却是十足的确定，说完不等陆少城开口，

苏终笙将他扶到了一旁的沙发前坐下，自己走回了桌后，“你的眼睛畏强光，你以前的医生没告诉你吗？现在疼是受了刺激的缘故，我给你开一个药单，不过有几样现在这里没有，你得过两日再来取。”

她说着，手下飞快写着单子。

听到她这话，陆少城知道，她是把他当作来看病的病人了！

这片刻的时间，他的感觉已经比之前好了不少，重新将墨镜戴上，他尝试着睁开眼，影影绰绰地看到了一间空阔的房子，还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瘦弱身影，正伏案写着药单。

他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亲自来到这里，他其实是想看这个假冒他未婚妻的人有没有可能是……

可是仅听声音似乎就已相去甚远。

“你是……陆少城的未婚妻？”

他忽然开口，这样问。

听到这个问题，方才还奋笔疾书的人身形忽然一顿，就在陆少城以为她会开口道歉或者澄清什么的时候，却见她突然抬起头，扬唇一笑：“是啊，陆少城是我未婚夫！”

沙发上的陆少城一僵。

那边的苏终笙却并没有发觉他的异样，生怕他怀疑，主动对他道：“你不会相信的，我和少城第一次遇见是在飞机场候机的时候，当时我正看着托翁的《复活》，就觉得旁边有人在盯着我看，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

“但当时我对他这种行为很反感，正要往旁边挪一个位子，他却忽然问我：‘你也喜欢托尔斯泰的书吗？’我说‘是的’，我们就聊了起来，后来发现我们要坐同一个航班，他一定要帮我把座位换到他的旁边，然后我们两个很开心地聊了一路，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他忽然告诉我，他喜欢我，想和我交往，我当时惊呆了！”

她说着，竟真的瞪圆了眼睛，做出了一副震惊的表情。

而陆少城却已经由最初的震惊转变为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姿态，他索性向后靠在了沙发上，修长的双腿交叠，听她说起故事来。

“我告诉他我要考虑一下，但他说不行，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不让我下飞机，我当时心想，哪儿有他这么无赖的人啊，飞机又不是他们家的！”

“最后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后来他才告诉我他是陆少城，陆氏财团的继承人、圣索罗医院的院长，我当时就后悔了！”

苏终笙说得天花乱坠，眸光明亮，笑容明媚似阳光，就硬生生地挤进了他畏光的眼里。

一旁听着的陆少城微微扬起了唇角，“哦？为什么？”

她翻了一个白眼，“你没看过电视剧吗？灰姑娘嫁王子都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啊，都怪我之前不认得他就是陆少城！”

她说着一副遇人不淑的表情。

陆少城平日行事低调，不会公开露面，又因为眼疾，常年戴着一副墨镜，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长相，总有媒体说他故作神秘。

这女医生说 she 之前不认得陆少城，只怕她到现在也根本不认得谁是陆少城！

这样也敢冒充他的未婚妻，胆子不小！

说话间，苏终笙已经将单子写完了，放下笔正要交给他，动作却突然顿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我这儿有一支药膏，是我们这里一位老中医的独门秘方，治疗眼伤的效果特别好！不过我这里只有一小支，你先回去试试，这两天我再去找傅爷爷要些，你把你电话留下，回头我通知你来取！”

她正要递给他，又忽然意识到他眼睛不好，于是说：“你说号码我记吧！”

这女人还真是热心！

他刚要说“不用了”，还没来得及开口，苏终笙就已经自顾自地猜了起来：“13还是15还是18？”

适逢他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拿出一看，是陈光的短信，陆少城心里的念头一转，随口将陈光的电话报了出来：“18315328999。”

苏终笙下笔飞快，记好之后自然道：“走吧，我带你划价取药去。”

陆少城名下有着全国最大的私立医院，又怎么会差这几支药？

“不用了。”陆少城冷了声音回绝。

已经站起身的苏终笙听到他这样说倒也没有生气，只是点了点头，“也好，你可以去外面的药店买，也能一次性买全一些。”

她将自己开好的药单递给了他，他接过，粗粗扫了一眼，上面基本都是很常见的眼药，而这里的药房居然都凑不齐，足可见这家医院到底有多破败。

陆少城拧眉，“我听说圣索罗医院想要买下这里的地皮，盖一间分院？”

印象之中，他们相关的负责人曾经多次来这边协商，但屡次被拒，就算提出高价补偿，对方同样也不接受。

“他们休想！”苏终笙几乎是脱口而出，而后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不太得体，赶忙放缓了语气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即使少城是我的未婚夫，我作为这里的院长，也不会因此同意把地卖给他的。”

原来她就是那个“冥顽不灵”的院长！

陆少城挑眉看着她，“为什么？”

“这镇子周围就只有我爷爷留下的这一家医院，如果被圣索罗那种私立医院取代，镇子里的人哪里负担得起那种医院的价钱？平常的小病还好说，要是有个急重症，难道要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去？”苏终笙说着，撇了撇嘴，临末了还补了一句：“那种私立医院的人最势利了！”

听到最后“势利”那两个字，陆少城的眼角不由抽了一抽，还从来没有用这两个字形容过他的医院！

但细想来，这女人说的确没错，没想到她年纪轻轻，倒是生了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这并非是他来时预想的贪慕虚荣之人，那她又是为什么要冒充他的未婚妻？

“我想看一下你的戒指。”

他的声音低沉，陆少城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苏终笙的神情一滞，“什么？”

陆少城难得耐心地重复：“戒指。”

苏终笙闻言，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戒指，迟疑了一下，但还是退下戒指递给了他。

陆少城小心地伸手接过。

银色的戒环，上面还带着苏终笙的余温。

墨镜之后，陆少城的眼帘轻合，拇指仔细摩挲而过，一寸一寸。

不是，并不是他要找的，虽然在报纸上看到的样子和他要找的很像，但终归是差之毫厘。

他睁开眼，将戒指递还给了苏终笙。

难免失望，只是这么多年似乎早已习惯。

“嘀嘀嗒嗒……”

有手机铃声响起，苏终笙听到，赶快从兜里拿出了手机，“喂？”

也不知电话那边说了什么，陆少城只见她的唇角很快向上扬起，露出了两排整齐的白牙，笑容似初春的野花，绽放得肆意。

他听到她说：“对啊，我们是在机场遇到的，当时我正看着托翁的《复活》，就觉得旁边有人在盯着我看……”

她说着，又坐回了椅子上，一面转着椅子一面重复着她和陆家少爷“初遇”的故事。

一旁，陆少城双手插兜，看着她没有出声，也不知怎么，心里竟难得地生出了几分趣味，他忽然有些想看她接下去要怎么继续圆这个谎。

他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陆少城拿出一看，是他的父亲，陆秋平。

索性离开了房间，陆少城接起，电话那边，陆父低咳了一声，厉声问道：“你在哪里呢？”

陆少城的声音亦是清冷：“在外面办事。”

“还不快回来！早就和你说过，今天你程叔叔带女儿来，现在大家都在等你，太不像话！”

陆秋平的语气愈发严厉，陆少城听着，不由蹙起了眉。

从电话里，他隐约还能听到有女人的笑声传来，他自心底生出了几分厌恶，这又是那位“阿姨”的主意，对此，陆少城并非完全没有印象，只

是他根本不会在意。

那边，陆秋平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么多年，父子关系似乎不过如此。

陆少城的神色微凝。

他回眼看向身后的房门，还能模糊听到里面女子带笑的声音。

方才陆秋平的话犹在耳畔，原先还在迟疑的陆少城此刻却已下定了决心。

他走向先前停车的位置。

等待已久的陈光赶忙下车替他拉开了车门，主动道：“陆总，刚刚董事长来电话询问您的位置。”

“嗯。”

陈光一时有些吃不准他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要回陆家吗？”

“回医院。”

车子开动了，陆少城轻阖了眼，大约有些倦了。

陈光正犹豫要不要问他澄清之前的新闻报道的事，陆少城先一步开了口：“任何人问起关于那个新闻的事，你不必否认。”

“是。”

不必否认，陈光在心里反复琢磨着这四个字的意味，想起刚才陆董事长的那通电话，也多少明白了些什么。

陆总与父亲关系不好，陆家上下，人尽皆知。

陆少城八岁那一年，陆秋平与他母亲离了婚，并娶了现在这一位夫人，并为她购置了一套江边别院，常年以那里为家。

后来，陆少城双眼意外受伤，他的母亲病逝，陆秋平将陆少城留置在陆家老宅，很少过问，对新夫人的孩子倒是百般宠爱。

直到几年前，二儿子车祸去世，陆秋平才不得不将视线重新放在了陆少城的身上。

那个时候，在所有人的眼中，陆少城身有残疾、弱不禁事，陆家到他这一代必衰。

然而就是这位不被看好的主，在陆氏财团深陷危机之时出手，短短一

周，陆氏反败为胜。

他让整个商界为之惊艳，风头正盛，他却选择急流勇退，离开陆家自己开起了医院，很快做到了医疗行业中的顶尖。

雷霆手段、强势作风，陆少城其人却格外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模样，只知道陆少城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与他身份极其不符的银色戒环。

陈光来得晚，有很多事并不清楚，陆家老爷又在这件事上下了禁令，不许任何人提起，到底发生过什么陈光无从得知。

但跟在陆少城身边几年，有一件事陈光是明白的。

那枚戒指代表的，是陆总的心上人。

两天之后，A院。

一早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这里，苏终笙为的是找她曾经的老师、全国顶尖的中医专家傅国辉，要他独门配置的眼药膏。

进到中医科的时候，苏终笙就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太对劲，小护士们两三个聚在一起讨论着什么，目光都不由瞟向了主任办公室的方向。

苏终笙有些奇怪，走近两个护士身边，她小声问道：“发生了什么？”

小护士打量了苏终笙一眼，并不认得她是谁，却还是告诉她：“陆少城来找傅主任了！”

陆少城？

听到“未婚妻”这几个字，苏终笙全身一僵，整个人呆在了当场。

那小护士还以为她不知道陆少城是谁，好心地解释道：“就是圣索罗医院的院长、陆氏财团的继承人陆少城！”

旁边的另一位护士激动道：“刚才看到他一身黑色西装，身形高挑，气场十足，简直帅呆了！”

先前的小护士赞同地点头，“是啊，就是可惜他戴着墨镜，没看清脸啊！”

.....

两位护士聊得兴致盎然，苏终笙却是腿肚子一软。

陆少城正在这里！

要是一不小心撞上了、要是一不小心被人提到了名字、要是一不小心被人提到她冒充他未婚妻的事……

苏终笙倒吸了一口凉气。

可已经和傅老师打过招呼，又好不容易来了，药又不能不拿……

视线一转，苏终笙再次看向一旁的小护士，扬起格外灿烂的笑容，她柔声道：“我是傅老师以前的学生，和他约好今天找他拿药，但现在他办公室里有客人，我不是这个科室的工作人员，不方便进去，能麻烦你帮个忙吗？”

那小护士一怔，有些犹豫，“我？”

苏终笙用力点头，继续劝说：“你可以借这个机会看一看陆少城长什么样啊！”

那小护士眼前一亮，显然被打动，“那你在这里等一下！”

小护士的动作麻利，敲门进了主任办公室，很快将东西带了出来。

苏终笙接过，道了谢，赶忙离开了，她的身后，一群人围住了那个小护士激动地说着些什么。

出了中医科，掏出手机，苏终笙找出了前天存下的那个电话拨了过去，她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的手机铃声就响起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陈光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边，是一个女子温婉的声音：“你好，我是南榆镇医院的医生苏终笙，给你要到傅医生的独门眼药膏了，什么时候来找我拿一下吧！”

南榆镇医院苏终笙？

陈光蹙眉，莫非是前两日自家上司去郊区见的那个女人？

彼时陆少城正在同傅国辉谈着要挖他去圣索罗医院的事情，陈光对着电话里面说了声“稍等”，捂住手机，走到陆少城身边将情况大致说明。

“陆总，南榆镇那个……请您去取一个眼药膏。”

陆少城蹙眉，隐约记起之前那女医生似乎提到过这样一件事。

可他的眼伤敏感，即使她再怎么推荐，他又怎么会轻易用一个陌生医生给的药膏？

“告诉她不要了。”

“是。”

再拿起手机，陈光干脆对苏终笙道：“不用了。”

话音落，陈光干脆地挂断了电话，又退回了后面。

主任办公室内，一旁的傅国辉倒是有些意外，重复了陈光刚刚说过的三个字，“南榆镇？”

陆少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傅老在那边有相熟？”

傅国辉点头，“我从前带过一个学生是从那边来的，小姑娘天资聪颖，悟性很高，本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她选择回镇上去守着她爷爷的小医院，我和院里其他几位老师都挺替她可惜的。”

守着她爷爷的小医院……

陆少城忽然想起了前两日在南榆镇医院时的情景，没想到为了那家小医院她竟肯牺牲那么多，将青春和未来都赔上，瘦小的身躯里倒是有一颗够固执的心。

他先时低估了她，此刻想来觉得有趣。

傅国辉又补充道：“刚才进来的那个护士就是替她来拿药的。”

替她来拿药？也就是说，她指的那个老中医是……

陆少城的眉心一紧，面上的表情倒还是淡然，似饶有兴味一般应了一声，“哦？”

“喂！”

电话的另一边，被突然挂断电话的苏终笙再想说什么已来不及，她愤愤道：“怎么这样？”

她为了找傅国辉要这个药膏，专程来A院一趟，好不容易拿到，哪知……

真是过分！

“终笙？”

身后传来男子熟悉的声音，苏终笙转过身，只见身着白大衣的郑浩然向她走来，他就在A院工作，没想到这么巧，就碰上了。

许久未见，郑浩然也变得比以前成熟了几分。

她却向后退了一步，拉开与郑浩然的距离，“好巧。”

见她这样戒备，郑浩然有些不满地皱了皱眉头，“怎么这样见外？”

顿了一下，见她不答话，郑浩然又问：“对了，爷爷医院那边的事怎么样？要我说就卖给圣索罗医院吧，他们的价钱不错，拿到钱，你我的日子都能好过些！”

郑浩然是南榆镇医院老院长唯一的孙子，而苏终笙只是后来老院长认的干孙女，寄住在郑家。

按理这南榆镇医院应该由郑浩然继承祖上衣钵，哪知这年轻人在城楼上完学就打定主意不回去了，老院长因此决定将医院事宜全权交付给苏终笙。

相比于她，郑浩然只是更现实了一些。

听郑浩然这样说，苏终笙一点儿也不意外，她冷声道：“当初爷爷想让你接手医院的时候是你不愿，既然现在爷爷把医院交给了我，我自有分寸。”

郑浩然倒是不以为然，“你一个小姑娘还能扛得过财团和银行？趁早放下这件事，来城里，我照顾你！”

郑浩然这一句“照顾”说得暧昧，顺势向前抓住了苏终笙的手臂。

肌肤碰触的地方让苏终笙心中生出了几分反感，她正要挣脱，就听从不远处传来了女人的声音：“浩然，怎么不回科里？”

郑浩然一下子松开了苏终笙的手。

来的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千金胡依澜，她原本是要找郑浩然，走过来见到苏终笙有几分惊奇，“咦，终笙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终笙……

胡依澜叫得亲热，落在苏终笙耳中却似是一根刺，并不舒服。

她们从前虽是大学同窗，却并不对付，只是胡依澜一向精通这样的表面功夫，虚与委蛇。